

茅盾全集 (32)

外国文论四集

本卷说明

本卷收作者于一九一九年二月至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间所作外国文论、译者注和前言、后记等共一四九篇。其中《脑威现存的大文豪鲍具尔》、《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霍普德曼传》、《匈牙利爱国诗人裴都菲》、《西班牙现代小说家巴洛伽》等篇，曾收入世界书局出版的《六个欧洲文学家》（一九二九年九月）；《现代捷克文学概略》、《未来派文学之现势》、《欧战与意大利文学》，曾收入世界书局出版的《现代文艺杂论》（一九二九年五月）；《新德国文学》、《脑威现代文学》，曾收入世界书局出版的《近代文学面面观》（一九二九年五月）。其余文章均系首次編集出版。

篇目的排列基本上按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所收作品均据初刊文字校勘后编入本卷。

萧 伯 讷^{*}

萧伯讷(George Bernard Shaw)为英之杜伯林人。生于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所著小说有四,曲本二十余。其思想之高超,直高出现世纪一世纪。德国、美国之著名大学皆以哲学博士衔赠之。其风靡世人至此。在现存剧曲家中自为第一流人物。今略述其著作之最著名者及其主义如下。至于琐屑之事,不复及言之矣。

萧氏文才天生,而尤富哲学思想。无论为小说为剧曲,皆见其才。所著小说四种,皆早年之作也。及既为剧曲,即弃小说不复为。故今所传小说惟四。一为《不可解之结》(*The Irrational Knot*,书成于一八八〇年,陆续刊登于一八八五至一八八七年之 *Our Corner* 杂志后,美国纽约于一九〇五年汇订);二为《艺术家之爱》(*Love Among the Artists*,书成于一八八一年,陆续刊布于一八八七及八八两年之 *Our Corner* 杂志。一九〇〇年美国芝加哥即有汇订单行);三为《加西尔·摆龙之职业》(*Cashel Byron's Profession*,成于一八八二年,陆续刊布于一八八五及八六两年之 *To-day* 杂志);四为《不社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二月五日和三月五日《学生杂志》第六卷第二、三号上,署名雁冰。

交的社会学家》(An Unsocial Socialist, 书成于一八八三年, 刊登于一八八四年之 To-day 杂志)。是四书者, 各有其主意。第一言结婚是全错; 第二言习俗所见解之艺术是全错; 第三言新式的“价钱争斗”(prize fighting)是全错; 第四言无往而非全错(everything was all wrong)。

如此广包兼举、气魄雄大、高视阔步之小说, 虽不能谓后来者, 而前无作者, 则已确甚。萧氏之为萧氏, 即其少年时代之小说视之, 已惊人矣。此犹非萧氏真才之所在, 亦非萧氏全副精神。萧氏后日自谓此四小说者, 不过为其主义之初步, 亦即其习为剧曲之小试也。何以言之, 盖萧氏自著此四小说以后, 即转其目光, 注射于剧曲, 至于今而未去。而此四小说者之体裁, 与其谓之小说, 无宁谓之剧曲。书中二人对谭之处甚多。作者叙述之处甚少。即间有叙述一室一处之景者, 亦酷如曲本中之布景说明, 毫不与他小说相同也。此等作法, 在文学上为创作。他人为之不得法, 往往令人生厌。然出以萧氏之大才, 遂觉举重若轻, 读之惟觉峭拔尖利, 不以为枯索也。此等作法, 萧氏以为利于说理利于辩难。盖萧氏著小说之意, 在发布其高超思想, 辩论驳斥现社会之不良至于著底。夫岂同彼斗筭者, 侏侏以迎合社会心理博取金钱为目的哉。此主义者, 萧氏抱之至于今。日后其著曲本, 亦不望舞台中购之, 不以利为先。往往一本既成, 先刊于杂志, 既乃俛舞台演之, 不惟不收稿资, 时或自出金以央促焉。

复次, 萧氏之小说时代, 可称为模拟伊柏生(Ibsen)^①主

① 伊柏生, 通译易卜生, 挪威戏剧家、诗人。

义时代。何以言之。请举其《不可解之结》一书为征,而持以与伊柏生之《傀儡家庭》相较,可以见之。《不可解之结》言一平民之为工程家者,与贵女恋爱,说之潜逃赴美,二人既私结婚,女即赴美与一女友偕居于纽约之寄宿舍中。其后贵女思返,而其情夫忽不别自去,遗一小诗以遣之。结尾之奇,出人意料之外。其与《傀儡家庭》相似之点,此亦为最著者。盖萧氏之意,乃欲效伊柏生之手笔,写一英国之《傀儡家庭》也。其时年仅二十有四耳(是时威廉·亚尔且^①——William Archer,适译伊柏生之原著)。萧氏是书,写可诺来(Conolly)与马尔林(Marian)之处,处处似伊柏生《傀儡家庭》写滔佛(Torvald)与娜拉(Nora)之处,其理想犹不出伊柏生笼罩之下,盖其少年始作故然耳。后此所著曲本,虽亦有故与伊柏生相犯者,然其思想已大不同。非复前此之模拟,而局趣于彼之主义下也。请更举萧氏之《华伦夫人之职业》(*Mrs. Warren's Profession*)一曲本,与伊柏生之《群鬼》(*Ghosts*)一剧相较而观之。

《华伦夫人之职业》一剧,成于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其设造之事迹,与《群鬼》相似者。即一则因夫之不良而致家庭之惨祸,而一则因社会之不良而致一身之惨剧也。《群鬼》描摹恶家庭尽致,写家庭之不幸,男女之道德责任全不同,可谓畅所欲言,绝无一毫含蓄,绝无一毫用辩难理论之处。伊柏生之意,盖欲以其主义溶化于情感之中,以其所暗指之社会全体,

① 威廉·亚尔且,通译 W.阿切尔(1856—1924),苏格兰戏剧评论家和剧作家。

收入于一个人家之中，故有言曰，“这就是伊尔文一家的故事。要是你把这会客室当一个小世界看，那就不会错了。”此伊柏生著《群鬼》之主义之写法也。而如《华伦夫人之职业》则不然。萧氏虽事实特与《群鬼》相犯，而用意则大不相同。《华伦夫人之职业》中，事多半吐语多含蓄，词多辩难。盖不欲借感情以发挥其主义，且要以主义自身直暴露之，而事实特为其附丽而已。其结尾不归罪于华伦夫人，而曰此社会共担之罪也。尤显与《群鬼》异，而其真意灼然可见矣。萧氏于其《人及超人》剧自序中，言“我非不知以华伦夫人之职业之罪尽归于华伦，为可更得英人士之欢迎。但我以为此非直觉的提示人之法。故我以罪归之英之社会也。”云云，其意如此，是知萧氏于中年，虽尚为伊柏生式之剧曲，特效其形耳。其用意已抉藩远去，不复受其束缚矣。然自此剧以前，皆为萧氏剧曲中之前半期作伊柏生式者也。自此以后，乃去伊柏生式，而别造萧氏自己之曲本之体。请更述萧氏思想之迁变，及其剧本之分类如左。

《华伦夫人之职业》以前各曲本，如《军器及人》(*Arms and the Man*)，如《你决不能说》(*You Never Can Tell*)等等，皆诡趣之喜剧也。此为作者擅长之剧，然萧氏自谓非精意所在，今划为第一期(前半期中之第一期)。其余模拟伊柏生式者，称为 pseudo Ibsen period——准伊柏生式时期。则已于诙谐之中略带严肃态度。此等剧亦不少，《华伦夫人之职业》为其终点。其前有《鳏夫的房产》(*Widower's Houses*)及诸见于一八九五年之 *Candida*^①，

① *Candida*，即《康蒂姐》。

一九一一年之 *The Doctors Dilemma*^①(后单行即都用此名)者皆是。此等半严肃体剧,已渐趋于哲理辩论,而不以博台下人笑声为目的矣,今划入第二期(前半期之第二期)。而自《人及超人》一剧起,如《约翰·倍尔之另一岛》(*John Bull's Other Island*),如《巴伯勒大尉》(*Major Barbara*),如《已婚》(*Getting Married*),如《贵贱婚》(*Misalliance*)等等(至其以何为底,恐萧氏自亦不能言矣)剧本,则皆哲理深妙,语多辩难,极少博人一笑之诙谐语,盖其严肃已极。萧氏每自称为“Grave Message”^②者也。此等剧吾人划之为第三期,亦即后半期。盖萧氏自分其剧为前后二期,前期为“发趣之剧”(pleasant plays),后期为“不发趣剧”(unpleasant plays),而吾人以旁观的态度评之,则二期过简。不如分为三期之明晰也。

复次,萧氏又有数剧,名为“清教徒剧”(Plays for Puritans),大率多历史剧。如 *The Devils Disciple*, *Caesar and Cleopatra*, *Captain Brassbound's Conversation*^③等是。此则在萧氏剧曲之中,既为小部,而亦非其精意所在,今不具论。

由此观之,萧氏剧曲之体凡三变。初为发趣之喜剧,继为半严肃之仿伊柏生体,亦即第一期与第三期之过渡期,第三期则全为严肃体。语皆辩才无碍,理皆哲玄。盖其小说时代之

① *The Doctors Dilemma*, 即《医生的穷境》。

② Grave Message, 英语, 意即严肃使命。

③ *The Devils Disciple*, *Caesar and Cleopatra*, *Captain Brassbound's Conversation*, 即《魔鬼的门徒》,《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上尉勃拉斯庇的转变》。

理想，于此复发。特通达精审，则不可同日语矣。

吾既略言萧氏著作之辜较^①矣。请进言萧伯讷之主义。虽然，于言其主义之前，先请一言萧氏对于戏曲之见解及其戏曲体之特点。而二者之中，复请先言其特点。

萧氏戏曲之特点有二。一为辩论之多。此最显明。其迅快有精神之言论(quick spirited speech)无往而不见于字里行间。凡其戏中之脚色，皆大雄辩家也。二为序言之长。萧氏之曲本，多含哲理。故必先于序言中发其凡，而后阅曲文者可得其意。故其序言恒有长于曲文全部者。如《贵贱婚》一剧即是。此二者，几为他剧曲所不一见。至论其对于戏曲之见解则亦大异于众人。盖萧氏以为戏曲者，传布哲学思想而设者也。为表扬真理之利器也。故其目的，不在观者之欢迎否，而在理论之畅达否。彼谓喜剧之作用，在破坏旧式之道德观念。《人及超人》哲想而兼喜剧者也，即实行此语者也。彼又谓喜剧演时，吾人不当注意于笑者之多寡，而当注视于戚者之多少。笑者，愚人也，未尝窥见剧之真意者也，惟戚者，为能窥见作者之真意，而有动于中，此正作者所欲得之事也。观此数语，而萧氏对于戏曲之体用，从可知矣。盖前无古人者也，噫嘻伟矣。

复次，萧氏主义为何。萧氏之主义，一言以蔽之，则欲“人以自主的经验，直观‘生活’，求每物之实在，而得创造目的(creative purpose)之最高终点”是也。分而言之，就管见所及，则有三端。一曰经济主义。二曰伦理主义。三曰人生观。

① 辜较，梗概，大略。

此三者非敢谓能尽概萧氏之主义，然藉此可以知其大体矣。

萧氏之经济主义，虽见于其经济专著（如 *Fabian Essays in 1889, The Care for Equality of 1914*^① 等等皆是）。而萧氏之曲本，实为代表其经济主义之有力者。氏致亨特生教授（professor Henderson）^②书曰，“在我的曲本中间，我的经济研究占了极重的部分。就同安其洛（Michelangelo）^③的著作中，有他那解剖知识做重要部分一般。”盖萧氏心目中的剧曲，非娱乐的，非文学的，而实传布思想、改造道德之器械也。

萧氏之经济主义，为使社会平等，彼谓缺乏能率之人多，乃贫富不均之大原因。而所以缺乏能率之人多者，以贫人多故，以贫人不善教养其儿女故。故彼恨贫人。彼著第一本曲本，即大声呼曰，“哇！我恨这些穷人，我至少也恨那一班肮脏、烂醉颠倒、不顾名誉像猪一般活著的人。”而于 *Fabian Essays* 中复大畅嫉贫之论，并阐明贫富之相循环不均，社会不能平，其说曰：

作工的人越苦，越没有技术上的快乐，越没有受人敬、受人誉的希望。那便越发使他们糊里糊涂地寻一种简单快乐——就是生出新人类来。起初你自然称赞这种本能是神权，可是生得过

① *Fabian Essays in 1889, The Care for Equality of 1914* 即《1889年费边论文集》，《对1914年平等的悬念》。

② 亨特生，通译亨德森（Archibald Henderson, 1877—?），美国教育家，北卡罗来纳大学纯数学教授，著有《论萧伯纳，他的生活和著作》（1911）和其他有关萧伯纳的一些书籍。

③ 安其洛，通译米开朗琪罗（B. Michelangelo, 1475—1564），意大利雕塑家、画家、建筑家、诗人。

多，便成障碍，“人的传染病”(plague of men)来了。那么你忽然地觉着这种本能(生产人种)和恶魔一般。大声疾呼的说“人满了”(over population)。可是你的奴隶(指贫人)一些也不注意，仍旧如兔子一般地滋生。生出来的仍是贫。那“贫”便出生秽污、丑恶、不老实、病、淫乱、酗酒和谋杀。你们起初原是靠这般苦工得了富，但是现在苦工们的苦，直逼着你不舒服了。你就搬到镇的那一头，和贫人隔绝，在社会上设立了阶级。但是贫人仍旧围住你，你见了他们，就摆出那疑猜的脸来。你听了他们极下贱的话，要是一个不能自持，就要堕落。你从前很没良心牺牲他们，现在他们是一般的后悔地来毒你的生活，你方才极信恶魔是有的。你于是起了革命的恐慌了，于是把他们(贫人也)的一部分军装起来，叫镇压其余的，有牢狱有医院，发狂也似的强暴，跟着有发狂也似的慈悲，可是那时候人口是仍旧增加呀。

萧氏之社会不平观察，如是如是。然此特言其因果而已，未及其救济之方也。萧氏乃于《巴布勒大尉》一剧之序中，言理想的救济法曰：

我问“要他贫”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是要他弱，要他无知，要他成病块，要他做丑恶和龌龊的代表，要他的孩子软弱，要他不值钱，好卖身子替我做工。要他的居处把我们的城全变成了毒气堆积的街坊。要他的儿子报他的仇，将国家的成人都变了癯病病人、怯汉、残忍人、假君子、政治上的懦虫，以及其他种种因困厄和恶滋养所生的果。要那不该受的变成略差一些的该受的，使那该受的没见那天上的宝库，只见那地上的地狱的惨苦。到了这样，你看“要他贫”是聪明的事么？……假使吾们认定“贫”这一事是我们受不住的——每一个成人的进款若少于三百六十五镑(假说是这个数目)，便该用不痛苦的法子(虽然非他所肯的)来杀了。

一面把他剩下来饥得半死的孤儿好好儿喂，好好儿穿。照这样岂不是我们的“生存制度”——就是已经破坏许多文明，并且还欲照样破坏我们的文明的那个制度——可以大大进步么？

此即萧氏理想中之均贫富办法，而亦极嫉恶贫之表示也。然尚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萧氏以为积极的办法，莫要于使人人进款一律。萧氏谓“统一人类的面孔和品格，使他一般干净的法子，便是划一进款”。此为萧氏之“经济的心理发见”（economicpsychologic discovery），然则划一进款之术奈何，萧氏又有其说，见于 *Fabian Essay* 第二篇，曰：“经理人对于工作应拿的工钱应该比做工的对于工作应拿的少一些，船长的也应该比当茶房的少一些（按此谓多谓少，皆以本身应拿之工钱为标准。譬如经理的工作，应拿一百元一月的工钱，现在应减少，只拿五十。做工的工作，应拿三十元一月，现在加多二十，可拿五十。这就把各人的进款弄平了。至于进款的标准数，萧氏说过，每年三百六十五镑是很好的了）。何以故，因照‘社会主义’说来，那当高等差使的身分高了，已受他人的尊敬，所以该少些工钱。”

此等办法，萧氏屡称之而不一称。于《社会主义与超脑》（*Socialism and Superior Brain*）中亦见之。诚哉，“进款统筹”（incomes for all）乃萧氏对于政治经济学之大贡献也。

虽然，萧氏之经济主义虽如此，应知彼非无政府主义人也。彼所著之《无政府主义之不可能》（*The Impossibilities of Anarchism*）一书，反复诘辩无政府主义之不能幸存，彼盖主张改变思想者也。彼主社会有超人之需要。一切彼之理想，超人可以实现之。于是乃有彼之伦理主义。

萧氏之伦理主义，乃主张全破坏旧道德者也。彼谓有旧道德在、旧伦理在，吾人理想之天国决不能到。尝言吾人对于将来天国之路已屡示而不一示。今此所争，显为行否之问题，不为知否之问题。孰使吾人不能行。孰不肯行，此则现今之小学教师及父母之罪也(*Preface of Misalliance*^①)。《军器及人》一剧中既倡言之，而《安道克与狮》(*Androcles and the Lion*)一剧，尤为萧氏伦理主义之作逻辑的表示者。一言蔽之，萧氏乃主张破坏旧日之伦理关系。其主张之最显然者，即欲以教养保育子女之责，付之公共，而不以子女任父母之自由处置，认子女为其一部也(已见其概于经济主义中)。

萧氏又谓习俗所称夫妇父母子女之关系，太嫌密切，有碍于人类自由进化者也。《已婚》自序中曰，“最丧我们人类自尊意思的，便是‘丈夫逐鹿’(husband hunting)这一件事了。这事每逢人家女儿年纪大了可以嫁了，一定有的。父母对于这事，一定也要帮忙，不帮忙的便算坏父母……”此为萧氏对于婚姻制度之意见。其言妇女在社会之资格，谓专使屈居家中，为生育儿女之事为大不平。旧说谓婚姻为社会上男女互相帮衬，成了一个家，以延种族之作用。萧氏以为大不然，以为人类婚姻应具有较高之目的。此较高目的为何，即产生超人是也。萧氏极力主张造成超人，谓社会欲求进步，需要超人。

萧氏之人生观奈何。伊柏生之人生观，为苦恼的，为齷齪不堪的。而萧氏则反是。萧氏将来希望甚大，对于人生趣味亦甚浓。彼谓快乐者，隐于吾人自己身中。吾人不可不返求

① *Preface of Misalliance*，即《贵贱婚》序言。

诸己而使其实现。此萧氏名之曰“生活势力”(life force)。屠格涅夫(Turgenev)谓他人之心,如一黑暗之树林。而萧氏则谓彼之目光洞穿此树林,了无障碍。

总之,萧氏一思想家也,一万能哲学家也。彼所见现社会之腐败之根本的病源,皆见到底。故其目光注于下一世纪。以为此理想之快乐,乃将来必有之事。惟欲其速至,则不可有法以促迫之。彼其心目中之法有二:一曰艺术(包文学)。然艺术特藉为传布思想之具而已,非能达到将来真快乐之目的者。二曰超人之需要。此则真达到将来天国之途也。萧氏意见,如是如是,剧曲言超人之需要者,不一而足。

右所叙述萧氏之主义,漏失甚多,言之亦不能详。然阅者本此根本观念,以读萧氏著述,不难迎刃而解矣。

《地狱中之对谭》前言^{*}

此为 George Bernard Shaw 所著之《人及超人》(*Man and Superman*)中《唐西恩在地狱》(*Don Juan in Hell*)一节中之一段,易取今名。Bernard Shaw 为英之杜柏林人,生于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为现存剧曲家之最有名者。平生著作等身。而《人及超人》一剧,为其诸作中之代表。所谓 a philosophy and comedy(哲理合喜剧)者是也。本篇所摘一段,尤为是作之结晶。*Don Juan in Hell* 一节,凡有脚色四。一唐西恩(Don Juan);一恶魔(The Devil);一石像(The Statue);一亚娜(Ana),则石像之女也。全节所言,大率为说明天上之冥想之乐及人间世之惨酷。而又昌言世人对于地狱之误解,以为人间乃真地狱耳。是篇仅摘译关于人间世之惨酷一节。其前所纪天上之冥想之乐及后所言地狱误解云云者,皆舍之。读者即此,已不难见 Bernard Shaw 所抱之主义矣。其嫉恶战争之情,畅说无遗,尤足为当今之好战者,下一棒喝。氏所著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二月五日《学生杂志》第六卷第二号,系作者所译《地狱中之对谭》的简短说明,原无标题,署名四珍。现题为编者所加。

《地狱中之对谭》系英国萧伯纳所著剧本《人及超人》中《唐西恩在地狱》部分内容节译。

其他名著,如 *Mrs. Warren's Profession*, *Major Barbara*, *Widowers' Houses*, *Arms and the Men*^① 等,皆非常有声于时。

① *Mrs. Warren's Profession*, *Major Barbara*, *Widowers' Houses*, *Arms and the Men*, 即《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鳏夫的房产》,《武器与战士》。

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

十九世纪末之世界的文学 俄国革命
之动力 今后社会之影响

今于造论之前，先提示本篇之大纲曰：托尔斯泰及俄国之文学，托尔斯泰之生平及著作，托尔斯泰左右人心之势力。缘此三纲，依次叙述。读者作俄国文学略史观可也，作托尔斯泰传观可也，作俄国革命远因观，亦无不可。

总 叙

十九世纪末年，欧洲文学界最大之变动，其震波远及于现在，且将影响于此后。此固何事乎？曰，俄国文学之勃兴，及其势力之勃张是也。前此数十年，俄国文学不在欧洲文艺史上占若何地位。乃未及数十年，俄国文学之势力，竟直逼欧洲向来之文艺思想而变之，且浸浸欲逼全世界之思想而变之。呜呼，此首尾五十余年，实托尔斯泰与其同时文豪之时代也。俄国有史以来，盖数千年矣。顾前此之文学进步若是其缓，而独于兹数十年间，文豪踵起，高俄国文学之位置，转世界文艺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五月五日和六月五日《学生杂志》第六卷第四、五、六号，署名雁冰。

之视听，休哉盛矣。而此惟托尔斯泰发其端。

俄文学之特色

十九世纪末俄国文明之勃兴，其势颇似中古西欧文艺复兴时代之英法。中古黑暗时代，十五世纪十六世纪之交，西欧学术思想，狃于故常，垄断于旧教之手。当时所谓两大文学，希腊、拉丁而已。全欧文艺，奄奄无生气。乃有活泼敢作之英、法二国之新思想出，以打破之，而成今日之文明。今日俄国文学之勃兴，亦犹是已。其有造于将来之文明，固不待言。而其势力之猛鸷，风靡全球之广之速，有迥非文艺复兴时代之英若法所可得并论者。盖尔时之著作家，犹不脱摹仿的臭味，犹不能飞轩绝迹，自出新理。惟俄则不然，其文豪有左右一世之力，其著作为个性的，而活泼有力的。其著作之创格，为“心理的小说”(psychological novel)。形式的“心理的小说”不始于俄，固也。然彼所谓“心理的小说”者，其臧其否，非良心上之直觉，而有矫揉造作标异欺人之意存乎其间。其理想多少必有几分为社会之旧习惯旧道德所范围。故其良心上之觉悟之批判，非天真烂漫如小儿的。谓之为“心理的小说”，形式的非实在的也。惟俄之文豪则不然，其无存心，纯由良心上直觉之特长，随在可见。而托尔斯泰与陀思妥夫思该^①之著作，尤其著也。

^① 陀思妥夫思该，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